



墨魚之舞 (攝影) 怡然

今年是中韓人民外交協會與韓國二十一世紀韓中交流協會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十周年，金漢圭從去年起就開始籌備預定今年在韓國進行的第十次《中韓名人論壇》和有關大型紀念活動，以推動中韓交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此，我們抱以期待。

金漢圭先生來中國已經三百餘次，走遍中國各地，我結識的韓國朋友雖然很多，但像金漢圭也如此多見。我十七年前與金漢圭相識的。那是一九九三年年初，我赴韓國履新不久，第一次去大邱參加一個畫展的開幕式。活動結束後，一位韓國朋友問我，願不願意結識一位新朋友，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願意。因為那時我剛到韓國，各方面的情況了解十分有限，希望結識盡可能多的韓國朋友，從他們那裡得到幫助。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金漢圭相識。雖是初次見面，但他給我的印象卻很深。他中等身材，敦實健壯，儀表端莊，談吐幹練，待人誠懇熱情。他當時是國會議員，在大邱地區人氣很旺，在國會中也有相當影響。在簡短的交談中，他讚賞中韓建交開闢了兩國關係新的一頁，表示他願意為中韓關係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對中國的赤誠熱情，使我久久難忘。

我與金漢圭會長 延靜



人與事

這次我對中國的赤誠熱情，使我久久難忘。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訪問韓國，是中韓建交後最早訪問韓國的高層代表團，在擴大兩國和議會交往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這次訪問決定較晚，使館得知時距訪問只剩一個星期，而且代表團身份很高，日程安排較為複雜，想到這些，我不免有些擔心。但是金漢圭熱情很高，表示一切由他安排。為了爭取時間，他連夜找到使館來，與我商量具體日程。他辦事很快，效率很高，僅用三天時間，就把包括金漢圭三總統會見在內的所有日程安排妥當。訪問期間，他全程陪同，事無鉅細，親自過問安排。那次訪問取得的成功，固然基於韓國政府與韓國議會對中韓關係的高度重視，但也是與金漢圭的日夜操勞分不開的。那之後，在金漢圭的積極推動下，韓國國會議長黃周路訪問了中國，中韓議會之間的交往從此正式展開。在金泳三總統任內，金漢圭擔任了重要的職務，但他與我仍然經常見面。金泳三總統兼任民主自由黨總裁，金漢圭出任總裁秘書室長，金泳三的生活、起居、日程等，都由他負責安排。金泳三有晨跑的習慣，經常通過電視可以看到，跑步時金漢圭陪在總統身邊。那之後，金漢圭進入政府工作，擔任總務處長官，肩負的擔子也很繁重。金漢圭公務繁忙，但他仍不遺餘力地為發展中韓關係而傾注心血。他不僅邀請了中國許多省市，與一世紀韓中交流協會、前任會長、並聘請前國務總理、前國會議長和前政府高官等重要人士為會員，大力開展與中國的交流活動。韓國二十一世紀韓中交流協會與中國人民外交協會於二〇〇一年建立友好關係，雙方商定輪流在各國國家舉辦《中韓名人論壇》，截至二〇〇九年已舉行了九次，每次都取得圓滿成功。在此期間，金漢圭作為交流協會會長，得到了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我多次參加了《中韓名人論壇》，或在北京或在首爾，幾乎每年與他見面，我們之間的交往始終沒有中斷。金漢圭最早於一九九〇年，當時中韓還沒有外交關係，他就率團來北京，向第十一屆北亞運會提供了贊助。迄今他來中國已逾三百次，到過中國近三十個省市和地區，他熟諳中國情況，結交的中國朋友遍及各地。本來舉行大型宴請活動，雙方主要嘉賓分別由雙方介紹，他在去年一次活動中，金漢圭在介紹了韓方嘉賓之後，竟然開始逐一介紹中方嘉賓，他對人頭之熟悉，情況之把握，如數家珍，二道來，使在座者驚訝不已。近年，金漢圭在傾力辦好《中韓名人論壇》的同時，還把論壇活動擴展到兩國婦女界、青年界、藝術界以至退役軍人界，擴大了兩國關係發展的領域，並取得良好的成果。金漢圭是我結識的韓國朋友中為中韓關係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人士之一。

不解風情

小時候，對於雲湧風起的天象，總感到神秘莫測。遭遇驟然而起的狂風，逆時時舉步維艱，似乎有大力士的巨掌在阻攔你；順行時腳步如飛，好像是羅刹女的芭蕉扇在煽動你。由於「風」沒有具象，似乎是在冥冥中發生的，來無形，去無蹤，摸不着又抓不住，只有當其作用於他物時才能看出來，所以就象鬼魅那樣，總把它看作是一種隱形的怪物。唐代詩人李綽的筆下的《風》就像一條燈謎，不着一個字，盡得風流：「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成年後，雖然懂得了一些關於「風」的常識，但作為不是氣象學家的我們，除了看天氣預報，知道風向、風速、風的級別以及危害外，對它又能了解多少呢？如此說來，「不解風情」的不單是情竇未開的少男少女，見慣風雲的我們同樣是「不解風情」的。

在辭典中，關於風的詞彙俯拾皆是。自然界中，有微風、暴風、熱風、寒風等等，在四季中，春風和煦、夏風蒸蒸、秋風颯爽、冬風凜冽，可以說是「風情萬種」；延伸至社會領域，有風氣、風骨、風範、風度、風格、風韻等等，同樣是「風情萬種」；及至描繪世相，則有風雲際會、風雲突變、雲霧風流、叱咤風雲、過眼煙雲等等，依然是「風情萬種」。

文學家筆下的風，不僅有情，有趣，充滿了浪漫色彩，而且揮灑着人文精神。風是自由奔放的，看似無形卻有形，所謂「風從花裡過來香」。縱橫馳騁無掛礙，翻山越嶺獨逍遙，俯仰天地有氣韻，穿越時空閱滄桑，偕雲帶雨不執著，花前月下任徘徊。風是剛柔相濟的，看似無情卻有情，所謂「東風亦解人間事」。激揚河海而洶湧，捲起驚濤拍岸；鼓蕩風帆而遶動，助推航船遠行；吹拂楊柳而婆娑，逗弄枝葉起舞。宋玉以風為賦，全文不過五百餘字，卻把風的情致描繪得淋漓盡致，真正是「風情萬種」。宋玉不是科學實驗家，不可能從科學的角度告訴我們風的定義和形成原理以及風的種類和作用，但他觀察細微，措辭形象，描繪生動，話中有話，以「雄風」與「雌風」幽默對比，對「不解風情」楚襄王進行了一番饒有趣味的諷刺，充滿着濃郁的人文氣息。

氣象學上把空氣的上下運動叫做垂直運動，也叫做對流，而空氣的水平運動就是風。簡單一點說，風就是流動着的空氣。空氣水平方向流動，是因為各地的氣溫和氣壓分布不均勻造成的。空氣流動的規律，是從氣壓高的地方流向氣壓低的地方。高氣壓和低氣壓之間的氣壓差越大，空氣流動的速度越快，風也就颯得越大。風是天氣變化的主要因素，不同的風能產生迥然不同的天氣。地球上除了常年不變的信風和隨季節變化的季風外，還有颶風、龍捲風、海陸風、山谷風、焚風、布拉風、乾熱風等形形色色的風。

在科學家那裡，風不僅有害而且有益。風可以調節氣候，有利於淨化空氣，有利於農事，有利於行船，有利於發電，有利於種籽傳播等等。有些植物結有蓬莢或絨毛的種籽，如榆錢、柳絮、蒲公英等等，它們正是憑藉風的吹拂飄向四面八方，到處播撒種籽以傳宗接代。風是變化的原動力，是希望的製造者，是活力的發動機。假如沒有風，春天失去了翅膀，夏天失去了繁茂，秋天失去了成熟，冬天失去了莊嚴。假如沒有風，節氣無法輪迴，四季不再分明，天地為之渾沌，這個世界將會變得十分枯燥、萬般寂寂。儘管風會造成災害甚至災難，但對維護生態平衡來說，風是不可或缺的，人類只能以科學的方式加以適應和防範，而不能像愛美的杞人那樣庸人自擾，求全責備。

長壽的皇帝們

健康長壽，是古今中外各界人士的共同夙願。對封建社會「君臨天下」擁有至高權威的皇帝們而言，當然更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所以帝王們幾乎個個不惜財力、人力和物力，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尋求「長生術」；從秦始皇的「求仙路」、漢武帝的「長生夢」到大唐宮廷研製「長生不老藥」、明世宗「深宮煉仙丹」等等，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可惜事與願違收效甚微，歷數我國從夏禹至清末五百位大小帝王，活到七十歲以上的僅為九人，只佔百分之一點八，可謂「帝王七十古來稀」；仔細盤算，中國皇帝的平均壽命只有可憐的三十九點二歲，比古代社會平均壽命還要短得多！

這就怪了！從飲食營養、居住環境到醫療條件看，帝王們面臨的都是當時最高級的「極品」享受，個個過着養尊處優的「幸福生活」，何以卻如此短壽呢？答案恐怕只有一個：他們的健康狀態太差！造成皇帝體質羸弱的關鍵，除了宮廷競爭（主要是皇權的爭鬥）導致其生存壓力過大、出現人格異化乃至精神分裂等原因外，主要的根源是體質的「先天不足」和氣血兩虧：好吃懶做加上過早、過濫的性生活，嚴重摧殘了他們「龍體」的安康。誠如學者王充所言「氣厚則體強，體強則命長；氣薄則體弱，體弱則命短。」即使有御醫精心診斷調理並供應各種滋補壯陽品和所謂「春藥」，也無濟於事，他們血液中鞣酸的濃度長期處於生理平衡值（四~十二微克/血漿升）的下限水平，如此下去當然就未老先衰、病入膏肓直至「英年早逝」了。正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

但也有例外——歷史上也出現過幾位長壽皇帝，不過他們絕對是「鳳毛麟角」。自秦以來兩千多年間活到八十歲以上的皇帝只有四位：梁武帝蕭衍八十六歲，唐朝女皇武則天八十二歲，宋高宗趙構八十一歲，清高宗乾隆八十九歲。研究一下這些長壽皇帝的長壽秘訣，不無意義。

梁武帝蕭衍（四六四——五四九），是一位政治開明、勤政自律的開國之君。蕭衍一生文治武功多才多藝，他撰寫的《通史》就長達六百卷。蕭衍長壽原因可以歸納為三點：其一，他崇尚佛道，天天吃素，每天只吃一頓粗米飯，忙的時候就喝點粥充飢，如此生活當然遠離高血壓、高血糖、心臟病之類的「富貴病」；其二，他心胸開闊為人善良，對皇室成員和下屬頗為關愛，所以心情清靜平和無「內亂」之憂；其三，他五十歲後便疏遠房事，不近女色，這就保證了他的健康長壽。

說起一代女皇武則天（六二四——七〇五），雖然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她作為中國歷史上傑出政治家的地位毋庸置疑。她經歷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四代，她的長壽與其長期注重體育鍛煉及參禪修心不無關係。加上武則天胸襟開朗豁達大度，興趣廣泛樂觀進取，事必躬親勤於思考，這一切都使她的身心不易老化，為健康長壽奠定了基石。武則天很注重養顏，自己研製美容秘方，終生保持青春容貌，到晚年仍不顯衰老，《新唐書》上說她「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這種「愛美」情結也為她的長壽助了一臂之力。

宋高宗趙構（一一〇七——一一八七）名聲不好，

因重用秦檜、殺岳飛至今遭人咒罵，但他是大宋朝唯一一名長壽皇帝卻是事實。趙構是宋徽宗第九子，成長於國家昌盛年代，他先天稟賦厚實，又經後天精心調理，加之其精通醫術和養生，清心寡慾，所以在歷經國破家亡、母親被俘等一系列變故後仍能鎮定自若，在半壁江山建立南宋並與敵抗衡，活到八十一歲高齡。明代學者龍遵敘在其《食色神言》一書中談到趙構長壽時說：「高宗長壽，乃其先天稟賦厚和後天寡慾養生所致」，誠者斯言！

至於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一七一——一七九九），作為長壽皇帝之最，更值得一議。乾隆的長壽與運動、營養、愛好、性情密不可分。乾隆文治武功樣樣精通。他興趣廣泛，旅遊、狩獵、詩詞、書畫無所不好，一生撰寫五萬多篇詩文，在帝王中可謂絕無僅有。他尊為「天子」號令華夏，身邊佳麗如雲美酒無數，卻能不癮酒、不迷色。他起居飲食遵禮規律，注重進補又適時適量。他一生六下江南、五遊五台山、三登泰山，在交通落後的當時，這些舉動豈是易事？如此頻繁的文體活動，不僅使他開闊了視野、磨練了意志，也陶冶了情操、增強了體魄和健康。為他的長壽奠定了基礎。直到晚年，他依然耳聰目明四肢靈便，八十多歲還能外出狩獵，臨終前幾天尚在寫字讀書哩。

接近老耄之年時，乾隆自詠「千古第一完帝」，並根據切身體會總結出著名的「養生四訣」：吐納肺腑，活動筋骨，十常四勿，適時適量。其「十常」即：齒常叩，津常嚥，耳常彈，鼻常揉，睛常轉，面常搓，足常摩，腹常運，肢常伸，肛常提。「四勿」乃是：食勿言，臥勿語，飲勿醉，色勿迷。這「十常四勿」，在今天看來也完全符合現代科學養生之道。如果要概括乾隆皇帝的長壽秘訣，應該是心胸開闊、堅持鍛煉、生活規律、少近酒色這四條。正是鑒於此，他才能執政六十年、享年八十九歲，親歷七世同堂的天倫之樂，堪稱皇帝中快樂的「長壽明星」。

好文什錦

王兆貴

石城舊帽業

據公認的標準，晚年的生活質量，以「五老」為根底：老本，老伴，老友，老健，老興。前四種中，老本是此前積下的，如今金融市場全面低迷，除非搶劫銀行，大發的機會極為有限，細水長流就是；至於老伴，老友，老健三項，都是自己作主的，只好多叩拜老天爺，請他福澤廣披。說來說去，只有老興，純然取決於本人。「老年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那是蘇東坡才有的風流。現代人，只好因地制宜地「興」，興於詩、山水、蹴毬、冥想、瑜珈、戀愛、琴棋書畫、花草樹木、寵物、旅遊、盆栽插花、唱戲，均無不可。

不過，最美好也最便捷的，就是像我可愛的王大姐一般，興於玩——和小孩子玩。如果說「慈祥」，

天寒地凍賞霧凇

霍無非

「夜看霧，晨看掛，近午看落花」，這是吉林人觀賞霧凇的經驗之談。吉林霧凇甲天下，隨着暖冬氣候的出現，霧凇似乎變得可遇而不可求了，有時直奔霧凇而來，卻「有心栽花花不開」，乘興而來失望。兩年前的七九八九年，我特意從南方來到吉林看霧凇，但松花江沿岸的樹幾天都是光禿禿的，坐車到三十公里外的霧凇島，除了白雪皚皚、冰裂水綫的開江美景，霧凇仍是個幻想！出租車司機對我說，你來晚了，元旦前後能看到的。

霧凇成爲我揮之不去的遺憾，今年元日，我又長途跋涉來到吉林，放下行李直奔白茫茫的江邊。東北的夜色來得早，下午四點來鐘，天就開始暗，五點多鐘就黑得像南方的夜晚八九點了，刺骨的江風鑽進棉帽圍巾的縫隙，臉頰、脖子刀割似的疼。在路燈的映照下，清晰看見吉林大橋在水中的倒影和江面冒起的熱氣，越晚氣越大，江心永不結冰，這就是「霧凇三看」之一的「夜看霧」了。霧凇形成主要靠三個條件：江面有足夠的水汽、寒冷的溫度和無風的天氣。上游的松花江水在豐滿大壩飛流而下，流經發電的豐滿水電站，產生熱能，蒸騰的江水浩浩蕩蕩流過市區。水汽上升，遇零下二十多度的嚴寒凝成細微冰晶，在無風的氣象下飄掛在江岸樹上（風大會吹走冰晶），越積越厚，形成霧凇奇觀。

次日晨，一睜眼，窗外霧氣濛濛，賓館門前樹上都掛了白霜，我趕緊洗漱用餐，出門一路小跑，嘎吱嘎吱踩着積雪趕到不遠的江邊。此時，煙霧沉積濃聚，遮天蔽日，籠罩上空，對岸的高樓大廈鎖在朦朧中，哈，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銀花開，好個玉樹瓊花，銀裝素裹的天地！綿延江邊的綠化帶枝條晶瑩，與地面的積雪渾然一體，再披上薄紗似的白霧，儼然置身在虛無縹緲的童話世界，這就是「霧凇三看」之二的「晨看掛」了（東北人也稱霧凇爲樹掛）。

江邊的人越聚越多，晨曦透過霧幔，各款鮮艷的羽絨服影影綽綽，玉樹人面，相映成趣，畫下色調極和諧的重筆，不少專業和業餘的攝影者已經嚴陣以待，取景拍照了。我也趕緊取出相機，對準婀娜的柳條，尖利的鉛針，傘狀的柏枝，一口氣拍了十多張，沒多久，我的Canon傻瓜相機「罷工」了，顯示要更換電池，關鍵時刻掉鏈子，急煞人。我是充足電才來的呀！可能是電池老化，才導致相機怕冷。我趕緊把相機推進懷裡，靠大衣、羽絨服和胸膛的熱量來捂熱它，十分鐘左右取出來，才拍了一張又「罷工」了，還得捂熱，如此反覆，耗去不少時間，寒天拍霧凇真不容易。還有密密麻麻滿天飛舞的細微冰晶，掛在樹枝是霧凇，落到鏡頭就是白點，破壞圖像，用手掌擋在鏡頭上方拍照，略有效果。

我要換個地點觀賞拍照，好心的當地人告訴我，沿江下游的景色比上游好。謝罷，乘車來到松輝島附近，這裡地闊人稀，江面稍窄，水中沙洲幾處，少了喧嘩，多了野趣。徜徉拍照間，發現成群的野鴨臥在沙洲灘的薄冰上睡覺，頭掖在翅膀下，毫不理會四周動靜，而遊人也不忍心驚動它們，好一幅群鴨臥眠圖呵！晴日當頭，霧氣散盡，霧凇開始化了，先是朝陽的枝頭，後是背陰的岔兒，一枝一枝的霧凇紛紛揚揚，無聲落到雪地上，像棵樹半面半面地化，很有次序，一般上午十點前後化完，再現了「霧凇三看」之三的「近午看落花」。但這句「看花經」似不完全準確，遇到大霧凇，中午都化不盡，這時，改爲「晌午看落花」更貼切。

在江城的短短幾天，我看了三場霧凇，過足了霧凇癮，拍的照片雖不專業，也很美觀。

好玩境界

劉荒田

文友王大姐退休後常常和老伴旅遊，最近從紐約而台北而上海而香港，沿路給我發電郵，語氣高興高烈，教我羨慕不已。日前她在電郵中說，在上海，朋友八歲的小女兒跟她玩得特別好。她要離開他們家時，女孩子攔住門哭。叫她好傷感。後來女孩跟爸爸說：王阿姨好玩。我靈機一動，將「好玩」二字拈出，樹之爲晚年人生的理想境界。人到晚年萬事將休，回到母校，給莘莘學子講課，事後如果被少男少女們稱爲「慈祥」，已算走運。但如果被天真爛漫的孩子描述爲「好玩」，則是高級得多的獎賞。

行開的。當時的防雨帽是以麻絲或日本產紙布膠膠壓成，噴漆、壓沙等工藝製成，帽形有巴拿馬式及鮑魚式等。那時候的女帽主要有圓筒式及魚形盆式等，後者形如一被剖爲二，僅以頭部相連的魚。這種帽子多受中老年女性的歡迎，一些位置還會在帽子的正中綴上珍珠飾物，以炫耀自己的身份與社會地位。南京舊帽業的鼎盛時期有多達上百家，其帽業廠的它們主要集中於城南的馬巷、升州路一帶。在馬巷附近有一「李天泰」、「宏盛」、「錦華齋」等三十餘家，而升州路邊也有「清昌順」、「宏業」、「華利豐」等近三十家，魚市街上有一「新新」，建康路的一「盛錫錫」等。這些帽業廠中不乏全國馳名的，盛錫錫帽店便是在天津，是由山東人劉錫錫於一九一一年在天津創辦的。南京盛錫錫帽店的面積雖不大，但店堂的進深卻不小。在其營業廳內立有一根大柱，上鑲有一面銀鏡，供顧客整理。這家帽店的帽子春夏秋冬、男女老少等各種款式一應俱全，天天顧客盈門。

南京舊帽業在抗戰勝利後，因國民政府忙於傾全國之力進行內戰，致使國統區處處惡性通貨膨脹，社會動盪，從而有的倒閉，有的解產，剩下的也都是有一日沒一日地在那裡苟延殘喘，直到南京解放後，才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石城南京的製帽業在清初即已發達。當時的業界內有石城「二級二扇」的說法，這種稱謂的一級就是指長期馳名底沿的「一級帽」。這是一種以六塊三角形（或絨料）連繫，底沿有約一尺寬的帽牆構成的帽子，它蘊含著一種六合一統的意思。級帽的頂緣有被稱爲「算盤結」的疙瘩。爲了區分前後，在帽牆的正中綴有明顯標記或玻璃的，這即作「一指」或「一帽」；其實地有玉石珠瑤的，也有鉛質或玻璃的，這即取法西瓜皮，故百姓將之戲稱爲「西瓜帽」。作級帽的六塊帽料狀如西瓜皮，故百姓將之戲稱爲「西瓜帽」。提起西瓜皮，不少人都認爲它是清初入主中原時由關外帶入中原的。殊不知它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原「土特產」。瓜皮帽創製於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京師南京；其所含的六合一統之意就是天地東西南北皆爲皇帝的一統天下。舊籍《棗林雜俎》中有這樣的記載：「一清時小帽，俗稱西瓜皮帽，不知其來之久矣。瓜皮帽即六合中，瓜皮帽一統之原，逐漸受漢族文化影響，同時也以取瓜皮帽六合一統之意，故不僅接受了文化影響，而且加以推廣；因此後來瓜皮帽竟成了清代男子的主要便帽；上至帝王將相，下到紳士書生，有平頂、尖頂與硬胎、軟胎之別。若按戴的季節分則有紗製的夏帽、綢製的春秋帽與絨製的冬帽，所有這些皆以南京產的爲上品。因爲戴的人多，瓜皮帽在很長時間內一直是南京帽業的主流產品。」

民國時期，由於政治體制的變革及民風的改變，瓜皮帽也隨之風光不再，代之而興的草帽、童帽與成人有檐便帽等。南京的草帽是將草線用機器織成帽形，再以外絨布或線線織成帽形，一度十分熱銷。童帽是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傳入的，到了南京後，又經匠人精心改進，花色品種不斷翻新，深受消費者歡迎。當時南京的新、深匠人製成童帽以「達金記」、「吳義記」及「德興齋」這幾家的名氣最大。上世紀三十年代，南京興興呢帽，甚至形成了辦婚時，女方送上一頂呢帽給男方作禮帽的慣例。針對此情，許多帽廠便開始製作呢帽，並創出了「李天泰」、「陳同美」等品牌。不過這些品牌的帽廠需從外國進口，後來雖然能自產帽胚了，但用的料卻是澳洲產的羊毛。根子仍姓「洋」。